

# 西汉景帝阳陵帝陵陵园东阙门遗址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关键词：**汉阳陵，帝陵陵园，东阙门，营造方式

**摘要：**2011年4月~2012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联合，对汉阳陵帝陵陵园东阙门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出土以瓦当为主的各类遗物234件（组）。此次发掘进一步厘清了阳陵帝陵陵园的结构布局和东阙门的营造方式，寻找到东阙门建筑规制提升的证据并确定了其毁弃的原因，也为继续开展阳陵遗址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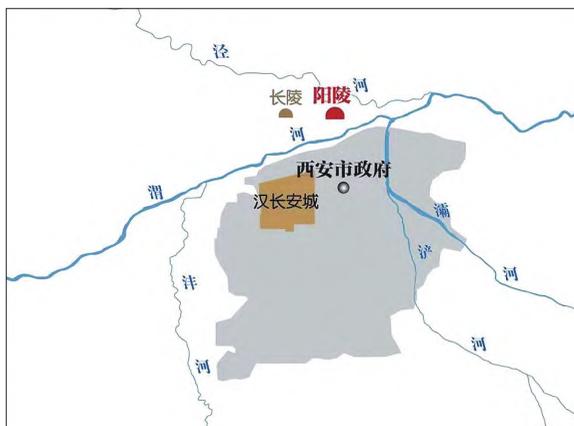
**KEYWORDS:** Yangling Mausoleum, Mausoleum park, Eastern gate-tower, Construction method

**ABSTRACT:** From April 2011 to November 2012, a joint archaeological team from the Shaanxi Academy of Archaeology and the Han-Dynasty Yangling Museum conducted an excavation at the East Gate-Tower of the imperial mausoleum park. The excavation covered an area of 700 square meters, unearthing 234 artifacts or sets of artifacts, with tile-ends predominating among the various kinds discovered. This excavation clarified the structure of the Han-Dynasty Yangling Mausoleum park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East Gate-Tower. These findings will aid further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related to the gate tower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eventual abandonment. Additionally, this excavation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protection, research, exhibi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s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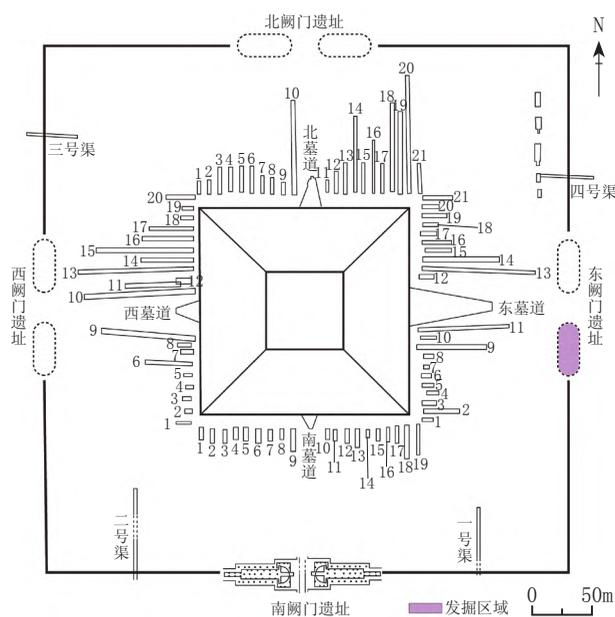
汉景帝阳陵位于西安市以北的咸阳原上，南临渭河，北濒泾河，西望高祖长陵（图一）。1990~199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对汉阳陵西、南两侧的部分地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sup>[1]</sup>；1997~2000年，对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阙门遗址进行了发掘<sup>[2]</sup>；1999年，发掘了帝陵封土东侧第11~21号外藏坑<sup>[3]</sup>，试掘了帝陵陵园西北角和东北角的排水系统<sup>[4]</sup>；2003年，发掘了帝陵陵园西南角排水渠和西北角垣墙<sup>[5]</sup>。

2011年4月~2012年11月，为推动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展，扩展汉阳陵文物遗址保护展示内容，补充和完善汉阳陵考古研究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联合组成阳陵考古队，对汉阳陵帝陵陵园东阙门遗址进行了发掘。东阙门遗址位于帝陵封土

以东120米处陵园东部垣墙的正中部，遗址地面现存有南北对称分布的2个阙台（图二）。初步勘探表明，整个东阙门遗址南北长约135、东西宽约10.5~27.5、两阙台间距约28米，总面积约2400平方米。此次发掘，在东阙门遗址的南阙



图一 汉景帝阳陵地理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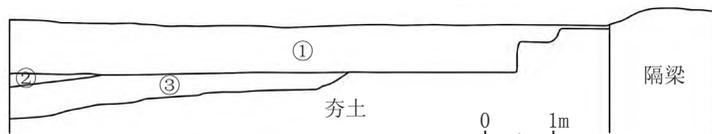


图二 汉阳陵帝陵陵园平面布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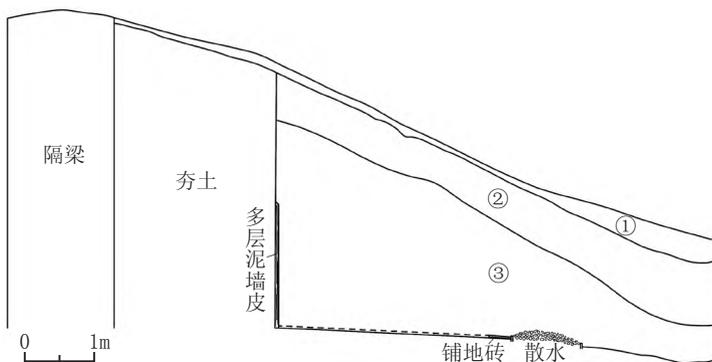
台共布设10×10米探方7个，隔梁宽度为1.5米，发掘面积700平方米。清理出南侧内门塾、主阙夯土台、副阙夯土台、回廊、散水等遗迹。现将本次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 一、地层堆积

东阙门遗址的地层堆积形态是在阙门遗址毁弃后，受重力影响，大量建筑材料和夯土自上而下、由内向外塌落形成，其表面在耕种与



图三 T3041北壁地层剖面图



图四 T3141南壁地层剖面图

风化作用下破坏较严重。东阙门遗址有南北2个阙台，残存平面均呈椭圆形，夯土中部耸起（封二，1）。南阙台残留的夯土台基部分保存较好，发掘前测得其南北长33.4、东西宽16、残高约4米，最高处表面有一层较薄的风化土，周围因建筑物倒塌及平整回填，堆积层较厚。现以T3041、T3141两个探方的地层剖面为例说明地层堆积情况。

#### (一) T3041北壁地层剖面

第①层 现代层。厚约0.06~0.78米，土色灰褐，土质疏松，内含煤灰、建筑垃圾、植物根系和大量砂石，因耕种等人为扰动，出土有少量汉代板瓦和筒瓦残片。

第②层 堆积层。厚约0~0.2米，土色浅黄，土质较疏松，内含夯土块，出土有少量瓦当残块、板瓦和筒瓦残片、青花瓷片及铜钱等。该层为汉代以后至近现代形成的堆积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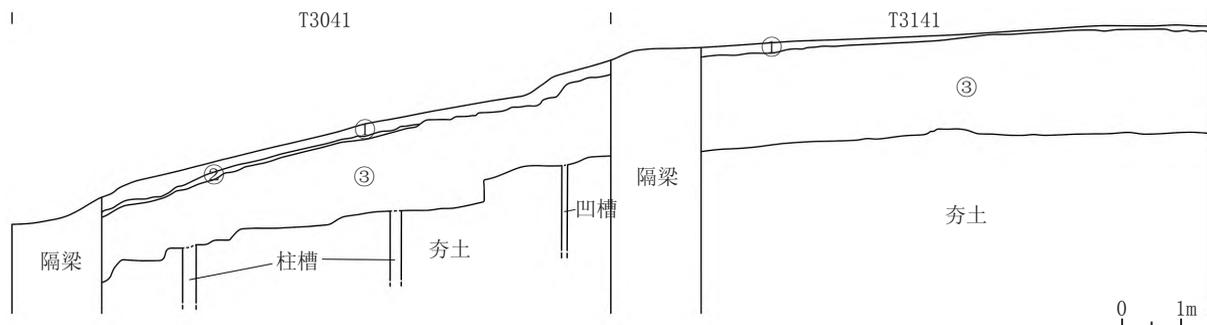
第③层 汉代文化层。厚约0~0.49米，土色浅黄，土质较致密，内含大量红色夯土块和墙皮残留，出土有瓦当残块及板瓦和筒瓦残片。该层为建筑物与夯土台坍塌所致，部分区域内有较多炭化的木质遗存。该层下叠压夯土台（图三）。

#### (二) T3141南壁地层剖面

第①层 现代层。厚约0.06~0.39米，土色灰褐，土质疏松，内含红烧土块、砂石颗粒，因耕种等人为扰动，出土有少量汉代板瓦和筒瓦残片。该层下直接叠压夯土台较高的部分。

第②层 堆积层。厚约0.52~0.9米，土色浅黄，土质较疏松，内含夯土块，出土有板瓦和筒瓦残片、少量青花瓷片等。该层为汉代以后至近现代形成的堆积层。

第③层 汉代文化层。厚约0.52~2.9米，土色浅黄，土质较致密，内含大量红色夯土块和墙皮残留，出土有大量瓦当残块及筒瓦和板瓦残片。该层为建筑物与夯土台坍塌所



图五 T3041、T3141 东壁地层剖面图

致。该层下叠压砖铺地面与散水石（图四）。

### （三）T3041及T3141东壁地层剖面

第①层 现代层。厚约0.04~0.36米，土色灰褐，土质疏松，内含煤灰、建筑垃圾、植物根系、砂石颗粒，因土地平整等人为扰动，出土有少量汉代板瓦和筒瓦残片。

第②层 堆积层。厚约0~0.13米，土色浅黄，土质较疏松，出土有瓦当残块、板瓦和筒瓦残片、少量青花瓷片及铁器等。该层为汉代以后至近现代形成的堆积层。

第③层 汉代文化层。厚约0.9~1.75米，土色浅黄，土质较致密，出土有大量瓦当残块及板瓦和筒瓦残片。该层为建筑物与夯土台坍塌所致。该层下叠压夯土台（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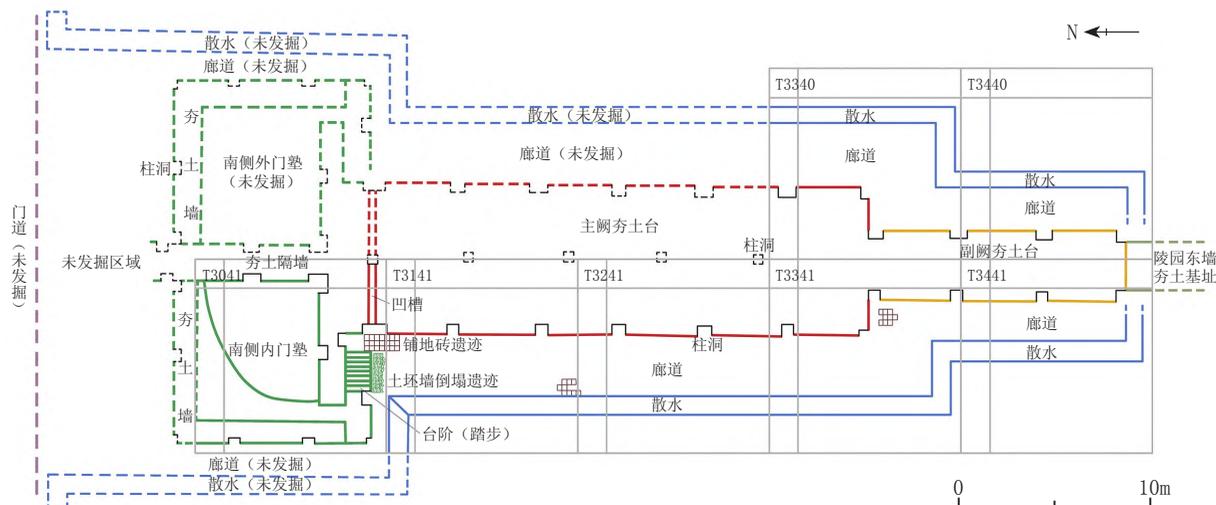
门塾夯土墙、主阙夯土台等基础较高的遗迹在现代地层下即已暴露，门塾夯土台、踏步台阶、回廊、散水等遗迹叠压在汉代文化层之下。

## 二、遗迹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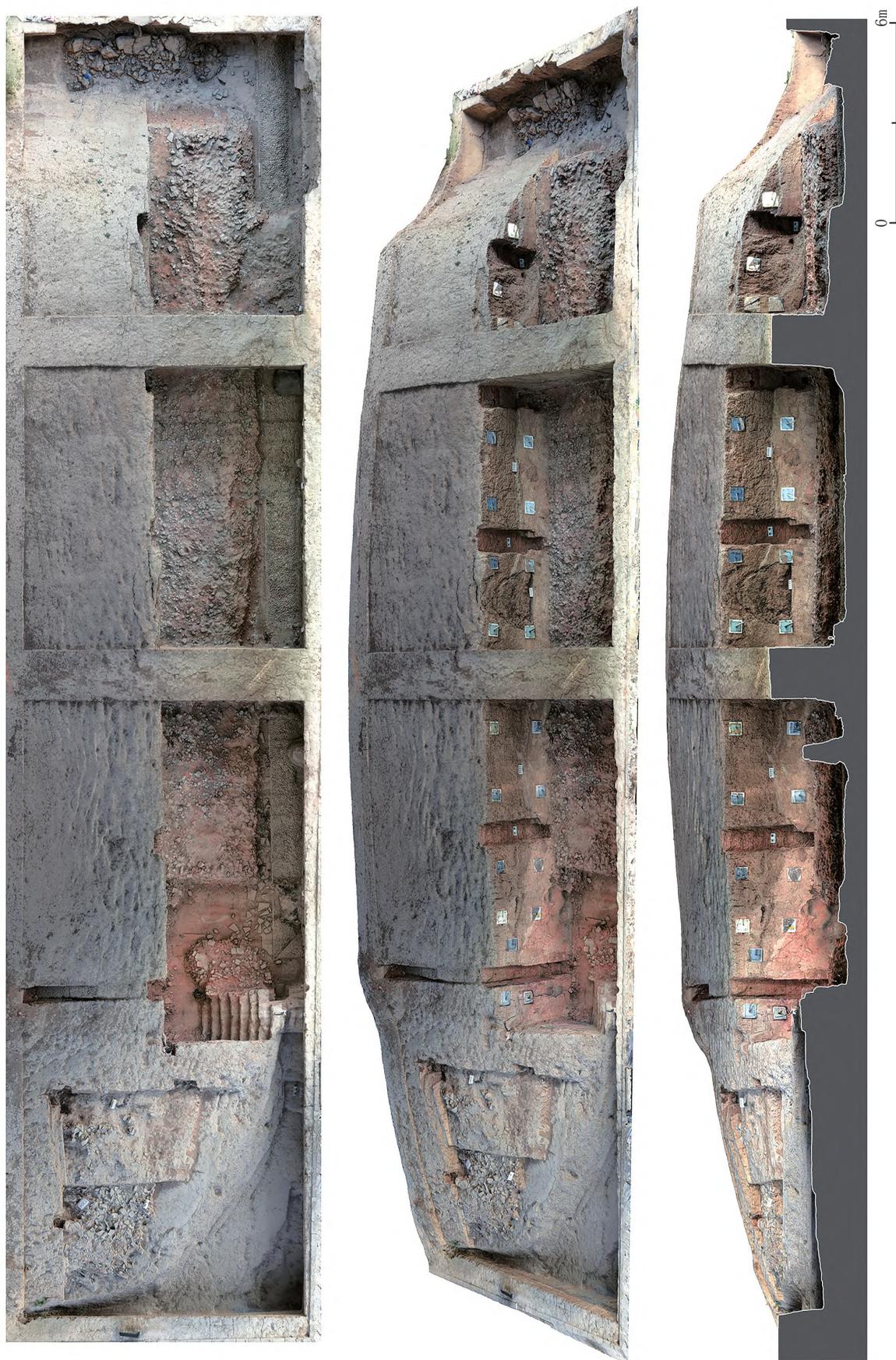
此次经发掘的东阙门遗址的南阙台发现有南侧内门塾、主阙夯土台、副阙夯土台、回廊、散水等遗迹（图六、七）。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以下介绍为揭露部分数据，并非遗迹的完整尺寸，图上以虚线表示未发掘部分。

南侧内门塾 位于门道与主阙夯土台之间，在门址中具有实用功能，如《三辅黄图》：“塾门，外舍也”，引崔豹《古今注》云：“塾，门外之舍也。”<sup>[6]</sup>南门塾位于夯土台上，台面较门道地面及周围回廊高2.2米，中间一道南北向夯土墙将其分隔为内、外门塾两部分（封二，2）。

门塾周围有夯土墙环绕，内门塾夯土台东南角保存较好，西北部已被破坏。内门塾夯土台暴露部分南北长9.2、东西宽8.3米。内外门塾夯土隔墙残长6.5、暴露宽度1.1~1.23、残高



图六 东阙门遗址南阙台发掘区探方和遗迹分布平面图



图七 东阙门遗址南阙台正射及剖面图



图八 南侧内门塾的台阶（踏步）

1.65米。夯土台、夯土墙为黄褐色土，土质致密坚硬，夯层厚5~7厘米。南墙南侧有柱洞1个，北侧有柱洞2个，隔墙西侧有柱洞2个，柱洞对应位置残存有柱槽。

进入内门塾的台阶（踏步）位于南墙南侧，西高东低，逐级而上，残存8级。暴露部分东西长2.1、南北宽1.4、残高1.7米，每级台阶宽0.25、高0.2米。台阶用夯土筑成，表面及南侧壁面抹有草拌泥，其中夹有板瓦残片。台阶南侧边缘原有土坯砌成的矮墙扶手，已倒向南侧。单块土坯长0.37~0.39、宽0.17~0.19、厚0.09米。土坯保存最多的有11层，由此推测扶手原始高度可能为1~1.2米。台阶西侧有柱洞2个，柱洞对应位置残存有柱槽（图八）。

主阙夯土台位于门塾南侧，整体保存较好，南北长26、揭露部分宽3.9~7.7、残高3.4~5米。由于长期侵蚀与风化，夯土台中部较高，边缘较低，发掘部分顶部呈东高西低斜坡状。夯土台为深褐色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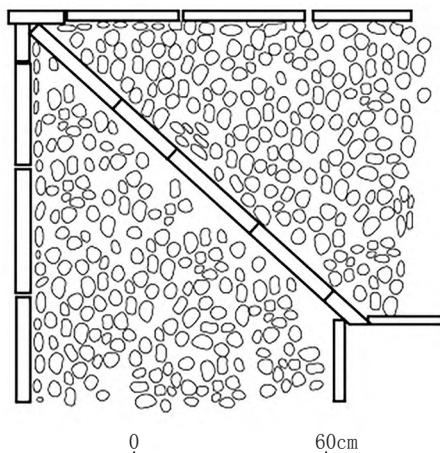
图一〇 散水（局部）



图九 柱槽

土质致密坚硬，夯层厚7~9厘米，平夯，夯面平整，夯窝明显，直径约0.1米。发掘时观察到夯土中有不明显的贯通东西的圆孔，直径约10厘米，可能是夯筑时在土中夹圆木或竹竿所留下的痕迹。

夯土台西壁抹有平整的草拌泥墙皮，上部脱落严重，下部保存较好，残高2~2.4、厚0.06~0.1米。墙皮因大火焚烧，部分呈红褐色或灰褐色。墙皮表面多处残存有青灰色彩绘痕迹。从断面观察，墙皮为两层结构，每层厚3~5厘米，表面均施青灰色彩绘，部分地方彩绘痕迹达3层之多，表明墙体表面可能经过多次重修（图一二）。夯土台西壁共发现柱洞7个，



图一一 散水（局部）



图一二 主阙夯土台夯层及多层墙皮结构

间距3.1~4米，柱洞对应的柱槽均有不同程度的残存。

主阙夯土台与门塾夯土台接缝明显，宽0.1米，裂缝中紧贴主阙夯土台一侧的壁面抹有完整的草拌泥墙皮，厚0.02米。主阙夯土台顶部靠近接缝处有一东西向凹槽，揭露部分长3、宽0.4、残深5米。凹槽壁面规整，因大火焚烧呈红褐色或灰褐色，推测原来可能置有木质构件。凹槽东端有柱洞1个。

副阙夯土台 位于主阙夯土台南侧，破坏严重。揭露部分南北长13.4、东西宽3.7、北段残高0.1米，南段破坏严重，与两侧回廊高度一致。副阙夯土台土质土色及夯层厚度与主阙夯土台一致。在其两侧共发现柱洞8个，东西相对，同侧柱洞间距4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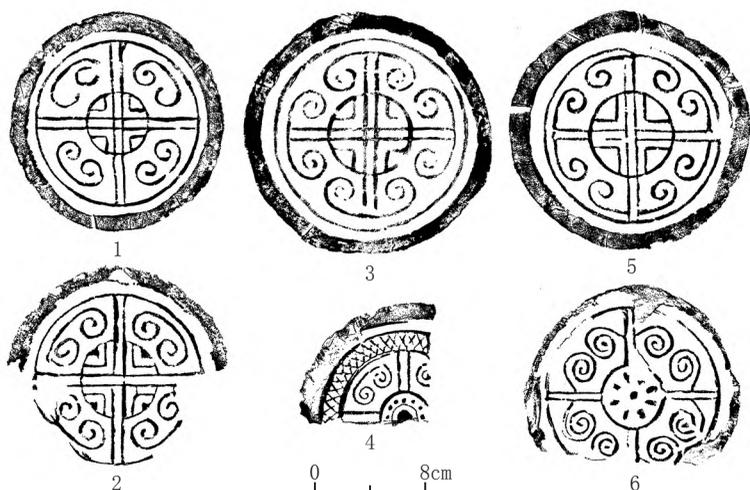
图一三 东阙门遗址毁弃后的堆积情况

柱洞 大多开挖在夯土中，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进深0.37~0.6、宽0.38~0.83米，柱洞对应的柱槽残高0.1~3.4米。柱洞底部置有柱础石，部分柱槽内保存有炭化木柱残段，多数柱槽壁面因火烧呈红褐色（图九）。柱槽尺寸一般较木柱大，二者之间的空隙填充土坯。部分柱槽口部紧贴木柱两侧有0.03~0.04米宽的青灰色条带纹。

回廊 主、副阙夯土台外侧为回廊的廊道。主阙夯土台西侧廊道南北长30.9、东西宽3.2~3.3米；东侧未全部揭露。副阙夯土台两侧廊道南北长均为13.4、宽均为2.1米。廊道地面原用素面或乳丁纹方砖铺地，大多被破坏，仅有小面积保存完好。

散水 位于廊道外侧。主阙夯土台西廊道外散水长30、宽1米；副阙夯土台两侧廊道外散水长度均为10米，并向陵园东墙延伸1.4米。散水用卵石铺设而成，宽1米，横截面中部高两侧低，内侧比外侧略高。散水边缘用立砖护砌围界，拐角处以立砖相隔（图一〇、一一）。

东阙门遗址毁弃后，位于高处的瓦当、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及夯土、土坯坍塌至低处，大量碎片及红烧土块叠压在廊道与散水之上，形成厚达0.5~2米的堆积（图一三）。



图一四 出土纹瓦当拓本

1. Aa型 (T3241 ③ :7)    2. Ab型 (T3141 ③ :4)    3. Ba型 (T3141 ③ :25)  
4. D型 (T3141 ③ :62-1)    5. Bb型 (T3441 ③ :13)    6. C型 (T3141 ③ :31)

### 三、出土遗物

共出土各类遗物234件(组)。可分为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器两大类,主要为建筑材料,种类有瓦当、板瓦、筒瓦、方砖等,生活用器主要为少量铁器。此外,遗址上层还出土有“元祐通宝”铜钱、青花瓷片及少量陶质容器,由于时代较晚或难以复原,此处暂不予介绍。

#### (一) 建筑材料

料

均为泥质灰陶,

有瓦当、板瓦、筒瓦、方砖等。

1.瓦当 数量较多,可辨认的有139件。部分因火烧呈红色,均呈圆饼状,大部分背面及侧面有切割痕迹。可分为云纹瓦当和文字瓦当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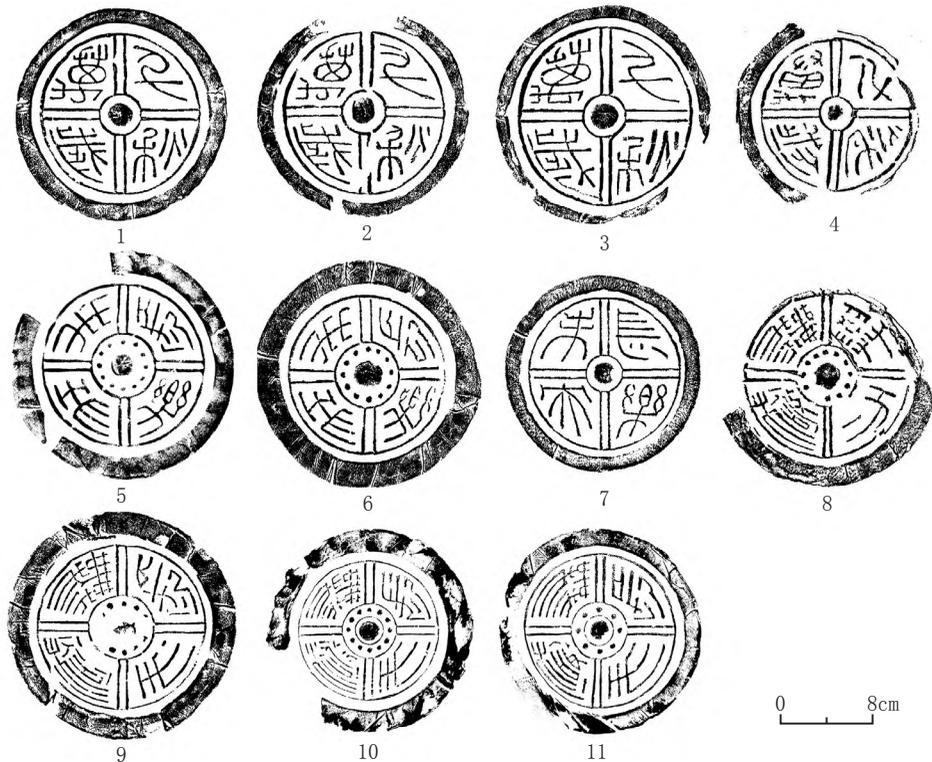
云纹瓦当 59件。均为窄边轮,根据当面纹饰不同分为五型。

A型 2件。当面由两周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两组复线垂直相交于当心,将内外区各分为四个小区。内区每一小区有一“L”形图案;外区每一小区有一卷云纹。根据内区“L”形图案内是否有三角状凸起分为二亚型。

Aa型 1件。“L”形图案内无三角状凸起。标本T3241③:7,直径15.3、边轮宽1.2、厚2.1厘米(图一四,1)。

Ab型 1件。“L”形图案内有一个三角状凸起。标本T3141③:4,直径15.7、边轮宽1、厚2.9厘米(图一四,2)。

B型 54件。当面由两周凸弦纹分为内、外



图一五 出土文字瓦当拓本

1~4.A~D型“千秋万岁”瓦当(T3441③:12、T3341③:23、T3141③:28、T3341③:26) 5~7.A~C型“长乐未央”瓦当(T3241③:22、T3341③:13、T3341③:15) 8.“与天无极”(T3141③:2) 9~11.A~C型“长生无极”(T3341③:24、T3141③:16、T3341③:28)

两区,两组复线垂直相交于当心,将内外区各分为四个小区。内区每一小区有一“L”形图案;外区对称分布有4朵卷云纹。根据当面复线在外区的延伸情况分为二亚型。

Ba型 52件。内区延伸出的复线与外区卷云纹相接。标本T3141③:25,直径17.9、边轮宽1.4、厚3.6厘米(图一四,3;图一六)

Bb型 2件。内区延伸出的复线穿过外区卷云纹与外圈凸弦纹相接。标本T3441③:13,直径17.4、边轮宽1.3、厚2.7厘米(图一四,5)。

C型 1件。当面由两周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中心为一小乳丁,其外为一周8个花瓣状乳丁;四组复线将外区分为四个小区,每组复线向相邻小区延伸羊角形卷云纹。标本T3141③:31,直径15.5、边轮宽0.9、厚3.3厘米(图一四,6;图一七)。

D型 2件。当面由三周凸弦纹分为内、中、外三区。内区为一半球形乳丁,其外有一周细小凸弦纹,凸弦纹外为一周12个圆点连



图一六 Ba型云纹瓦当  
(T3141③:25)



图一七 C型云纹瓦当  
(T3141③:31)



图一八 A型“千秋万岁”瓦当  
(T3441③:12)

珠纹；中区由四组复线分为四个小区，每一小区有一卷云纹；外区为一周网格纹。标本T3141③:62-1，仅余四分之一多。残宽9.8、边轮宽1.3、厚3.3厘米（图一四，4）。

文字瓦当 数量较多，文字可辨识的有80件，其余残块不可辨。

“千秋万岁”瓦当 26件。均为窄边轮，当面由两周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一半球形乳丁；外区由四组复线分为四个小区，“千秋万岁”四字分置其中。根据文字字体的不同分为四型。

A型 6件。字体较圆润，起笔处方折。标本T3441③:12，直径18.2、边轮宽1.5、厚3.3厘米（图一五，1；图一八）。

B型 6件。笔画较粗而圆润，字体较大。标本T3341③:23，直径18.2、边轮宽1.2、厚3.3厘米（图一五，2）。

C型 13件。留白较多，笔画较细，“千”“万”字较圆润，“秋”字“禾”旁笔画方折。标本T3141③:28，直径18.5、边轮宽

1、厚2.7厘米（图一五，3）。

D型 1件。略残。字体弧度较大，“千”字横笔大幅度倾斜，“秋”字竖笔带长线装饰，“万”字字体较随意。标本T3341③:26，残宽15.5、边轮宽1.4、厚3.2厘米（图一五，4）。

“长乐未央”瓦当 36件。当面由两周或三周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或内、中、外三区。内区为一半球形乳丁；外区由四组复线分为四个小区，“长乐未央”四字分置其中。根据当面情况及文字字体的不同分为三型。

A型 20件。宽边轮，当面由三周凸弦纹分为内、中、外三区，中区为一周12个圆点连珠纹。笔画方折中略带圆润，“长”字第二横呈“人”字形。标本T3241③:22，略残。直径19、边轮宽1.8、厚2.2厘米（图一五，5）。

B型 10件。宽边轮，当面由三周凸弦纹分为内、中、外三区，中区为一周12个圆点连珠纹。“长”字较圆润，第二横呈“人”字形，其余三字较方折。标本T3341③:13，直径19.3、边轮宽2、厚2.6厘米（图一五，6）。



图一九 C型“长乐未央”瓦当  
(T3341③:15)



图二〇 C型“长生无极”瓦当  
(T3341③:28)



图二一 “与天无极”瓦当  
(T3141③:2)

C型 6件。窄边轮，当面由两周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字体较生硬疏朗，“长”字横笔均为直线，“未央”二字笔画转折较少。标本T3341③:15，直径16.8、边轮宽1.3、厚2.8厘米（图一五，7；图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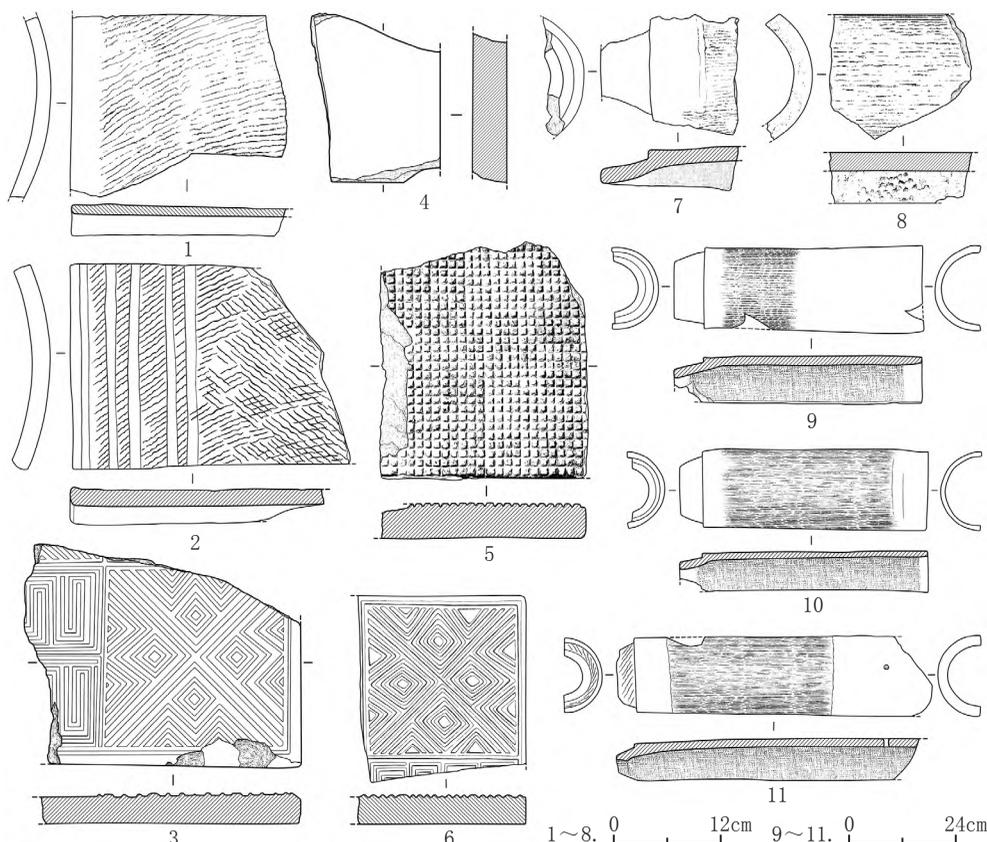
“长生无极”瓦当 9件。当面由三周凸弦纹分为内、中、外三区。内区为一半球形乳丁；外区由四组复线分为四个小区，

“长生无极”四字分置其中，字体方折较多。根据当面情况及文字字体的不同分为三型。

A型 7件。宽边轮，中区为一周12个圆点连珠纹。字体大而密，“长”字第二横呈“人”字形。标本T3341③:24，直径19.6、边轮宽2、厚2厘米（图一五，9）。

B型 1件。宽边轮，中区为一周12个圆点连珠纹。字体较细，“长”字第二横呈“人”字形。标本T3141③:16，直径17.6、边轮宽2、厚2厘米（图一五，10）。

C型 1件。窄边轮，中区为一周8个圆点连珠纹。“长”字第一、二横之间有一小短竖连



图二二 出土板瓦、筒瓦及方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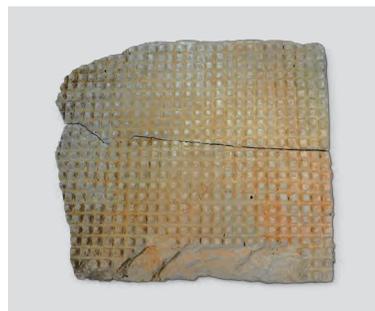
- 1、2. 板瓦 (T3341③:7、T3341③:18) 3. Ba型方砖 (LD:1) 4. C型方砖 (LD:5)  
5. A型方砖 (LD:7) 6. Bb型方砖 (LD:2) 7. Cb型筒瓦 (T3341③:3) 8. D型筒瓦 (T3141③:5)  
9. Ca型筒瓦 (T3341③:1) 10. B型筒瓦 (T3141③:63) 11. A型筒瓦 (T3341③:31)

接。标本T3341③:28，直径17.4、边轮宽1.5、厚1.9厘米（图一五，11；图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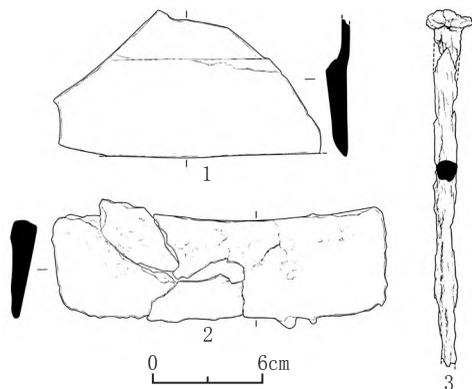
“与天无极”瓦当 9件。宽边轮，当面由三周凸弦纹分为内、中、外三区。内区为一半球形乳丁；中区为一周12个圆点连珠纹；外区由四组复线分为四个小区，“与天无极”四字分置其中，笔画均匀，方折而端庄。标本T3141③:2，略残。残宽16.5、边轮宽1.8、厚2.3厘米（图一五，8；图二一）。



图二三 B型筒瓦 (T3141③:63)



图二四 A型方砖 (LD:7)



图二五 出土铁器

1. 犁 (T3440③:3)

2. 钁 (T3341③:21) 3. 钉 (T3341③:15)

板瓦 数量较多，大多残，较完整的有15件。瓦面多饰粗绳纹，内面饰布纹。标本T3341③:7，残长24.3、残宽20.1、厚1.1厘米（图二二，1）。标本T3341③:18，绳纹较浅，交错分布，有多道抹光带。残长31.5、宽22.9、厚1.8厘米（图二二，2）。

筒瓦 数量较多，大多残，较完整的有21件。部分因火烧呈红色。半圆筒形，两侧有切割痕迹。根据尺寸与纹饰不同分为四型。

A型 1件。通长70厘米左右，瓦唇长5.5厘米以下。瓦唇及瓦面中部饰绳纹，其余部分素面，内面饰布纹。标本T3341③:31，残长70.6、宽18、厚2、瓦唇长4.1厘米，尾部有一直径1.1厘米的钉孔（图二二，11）。

B型 10件。通长56厘米左右，瓦唇长5.5厘米以下。瓦面饰绳纹，内面饰布纹。标本T3141③:63，通长56、宽18.3、厚1.6、瓦唇长5.3厘米（图二二，10；图二三）。

C型 9件。通长56厘米左右，瓦唇长6厘米以上。根据纹饰不同分为二亚型。

Ca型 6件。瓦面前端饰绳纹，其余部分素面，内面饰布纹。标本T3341③:1，通长56、宽19.3、厚2.2、瓦唇长6.7厘米（图二二，9）。

Cb型 3件。瓦唇素面，其余部分饰绳纹，内面饰布纹。标本T3341③:3，残长15.4、宽13.5、厚1.6、瓦唇长5.5厘米（图二二，7）。

D型 1件。瓦面饰绳纹，内面饰麻点纹。标本T3141③:5，残长15.9、残宽14、厚2.1厘米

（图二二，8）。

方砖 数量较少，大多残，较完整的有7件。根据纹饰不同分为三型。

A型 1件。乳丁纹方砖，表面布满方格乳丁纹，背面素面。标本LD:7，残长26.5、残宽23.4、厚4厘米（图二二，5；图二四）。

B型 4件。几何纹方砖，砖体较薄，大多仅残存四分之一。根据表面纹饰的不同分为二亚型。

Ba型 2件。表面饰菱形纹和回环曲折纹，背面素面。标本LD:1，残长31、残宽24.9、厚3.4厘米（图二二，3）。

Bb型 2件。表面饰菱形纹和回环曲折纹，菱形纹内有突出方形乳丁，背面素面。标本LD:2，残长20.8、残宽18.8、厚3.4厘米（图二二，6）。

C型 2件。素面方砖，砖体较厚。标本LD:5，残长18.7、残宽14.5、厚3.8厘米（图二二，4）。

#### （二）生活用器

9件。均为铁器，有犁、钁、钉，通体锈蚀。

犁 1件。残块。体较厚且呈现一定弧度，前端有薄刃。标本T3440③:3，残长14.5、残宽8、厚0.48~1.2厘米（图二五，1）。

钁 2件。横长方形，前端薄，后端厚且有装柄用的横槽。标本T3341③:21，长18.2、宽5.5、厚0.4~1.4厘米（图二五，2）。

钉 6件。残。钉帽呈圆饼状，下接较长钉身。标本T3341③:15，残长19.3、宽1.2厘米（图二五，3）。

#### 四、结语

此次发掘为了解汉景帝阳陵帝陵园东阙门遗址的形制结构、毁弃原因提供了重要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点收获。

1. 帝陵园东阙门的规模、布局和营造方式与南阙门基本一致，并没有刻意凸显东阙门

作为帝陵东神道起点的特殊性。从发掘结果来看，帝陵园东阙门与南阙门均为古代最高等级的三出阙，二者均具有阙门合一、左右对称等建筑特点，建筑结构与规模几乎完全一致，都显示出强烈的礼制性、等级性特征。

2. 确定了东阙门毁弃的原因。东阙门遗址发现了大量经火烧的夯土、土坯及瓦片等堆积，厚度达0.5~1米。柱槽周壁被火烧呈红褐色，堆积物中有炭化的木块，种种迹象表明一场猛烈的大火使东阙门在短时间内被彻底毁弃。

3. 发现了五行思想应用于西汉早期帝陵营造的线索。东阙门遗址中每层草拌泥墙皮表面均涂有青灰色彩绘，柱槽边缘也有青灰色条带纹，表明东阙门遗址的装饰色彩以青灰色为主。通过对发现的部分颜料的科学分析<sup>[7]</sup>，结合帝陵园南阙门遗址发现的红色彩绘痕迹，以及汉阳陵宗庙遗址四门出土的四神空心砖等，可以确定汉阳陵帝陵园在设计、装饰方面已深受五行思想的影响，这为研究西汉帝陵园营建的指导思想及西汉时期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线索。

4. 找到了东阙门在历史上多次维护及建筑规制提升的证据。东阙门遗址中大面积使用的草拌泥墙皮由两层构成，每层厚约5厘米，且有多重彩绘，这表明东阙门遗址在使用过程中曾经过大规模的维修或重建。同时，遗址门塾与主阙夯土台颜色差别明显，接缝清晰，二者相接处主阙夯土台壁面抹有草拌泥墙皮，多种迹象表明门塾营建时间晚于主、副阙夯土台。结合南阙门遗址中同样的迹象推测，最初汉阳陵帝陵园所营建门阙应为二出阙，遗址现在呈现的三出阙形制极有可能形成于武帝时期，这个发现对研究西汉帝陵园阙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为保护、展示尽可能地创造了条件。对于遗址中的部分堆积，在不影响了解遗址形制的前提下采取原址保存策略，未进行清理，为将来的工作留白，这也是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遗址原址保护工作中的有益尝试<sup>[8]</sup>。

领 队：焦南峰  
发 掘：杨武站 李 岗 马永赢 曹 龙  
          李 库 石 宁 陈 波 白冬梅  
技 工：孟永岐 张生产 马宽良  
文物保护：赵西晨 宋俊荣 程 蓓 段晓彤  
照 片：杨武站 石 宁 陈 波  
拓 片：胡延涛 郝文涛  
绘 图：郑朝阳 孙 征  
执 笔：陈 波 刘 婷 杨武站 石 宁  
          李 库 张 琳

- [1] 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J]. 文物, 1992(4). b.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J]. 文物, 1994(6).
-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汉阳陵帝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11(5).
-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8(3).
- [4] 发掘资料待刊。
- [5] 发掘资料待刊。
- [6] 史念海主编, 何清谷校注. 三辅黄图校注[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5: 371.
- [7] 孙凤, 等. 汉阳陵东阙门出土蓝紫色颜料的科学分析[J].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018(5).
- [8] 段晓彤, 等. 汉阳陵帝陵东阙门考古遗址保护性回填工程概略[C]//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2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5: 358-363.

(责任编辑 张雅雅)

## 西汉景帝阳陵帝陵陵园东阙门遗址发掘简报



1. 东阙门遗址



2. 东阙门遗址南阙台南侧内门塾发掘现场